

## 「四溟詩話」及其詩論

魏 仲 佑

### 前 言

清人陶澍有云：「詩無達詁，古今善說詩者，無過孟子；小弁、凱風、雲漢，不過片言，眇然以解。宋元以來，詩話興而詩道晦，連篇累幅，強聒不休，其實旨趣無關，徒費紙墨而已。」何文人而胸次似此之偏狹耶？各家詩話中，亦何嘗無披沙揀金之見。詩道之衰微果緣於詩話之興乎？倘詩無達詁，則讀者終不得瞭然於作者之用意，其將緣何以引起讀者之共鳴；而讀者又將何據以鑑賞。大凡古今中外一切文藝之形式，皆有其萌芽、興盛、衰敗之歷程，某種文藝形式一旦步入衰微，他種形式即踵繼而起，而開始另一興衰生滅之歷程，此所以胡適之先生謂文藝為一有機體；有所誕生，亦有所衰滅也。（註一）其所以如此者，牽涉問題極為複雜，殆非隻言片語足以說明，要之，皆緣乎詩歌之本身，而陶氏竟以歸咎於詩話之興。詩之衰微與詩話興，二者關係如何，陶氏未加說明，而做此論斷，此其欠持平者。

中國之詩話自鍾嶸「詩品」以下，皎然「詩式」、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而入宋之後著作輩出。觀乎各家詩話之性質，誠有如歐陽修之所謂「以資閒談也。」（註二）初無意於建立詩學之理論。而其中或有語涉詩論者，亦皆一言半辭，無層次，無系統可尋，蓋皆作者一時興味之談，其無能影響詩道之興衰者甚明；而其中偶有體會深微之語，亦自有助於後學之寫作與鑑賞也。

「四溟詩話」四卷，明代謝榛所撰。謝氏為後七子中人。明代前後七子，其於文學力主「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此中國文學史上尋常所知。彼輩作詩，既以力追盛唐之高格調為要務，勢不得不以模擬為其手段。又前後七子之為人，恃才傲物，極富霸氣，遂致相邀結社，建立門庭，蓋欲以號令天下文壇也。然以諸人自視過高，各不相能，各不相下，遂而入室操戈，反目相向，至有謝榛之見摒於李、王（註三）。然實際言之，謝氏論詩，除批評太嚴，指摘太過之外，與李、王可謂無大差別。

中國詩話之傳統，除唐代以前之專論風格而外，入宋以來，各家詩話無不流於「閒談之資」，故舉凡有關詩歌之舊聞、軼事、掌故、心得、酬唱之紀事，無不可入乎詩話之中，其中或有語涉詩論者，皆零碎片斷。準此以觀，謝氏之為「四溟詩話」可謂另有心眼。其詩話雖一乃

傳統詩話之形式，而其中多指摘前人詩病，改定詩句，述說詩理，間有夸夸自譽，不可一世者，故「四庫提要」云：

榛詩本足自傳，而急於求名，乃作是書（按：指「詩家直說」）以自譽增廣，多夸而無當。又多指摘唐人詩病，而定其字句，甚至稱夢見杜甫李白登堂過訪，勉以努力齊名。……（註四）

讀者若將「四溟詩話」四卷閱讀一過，必不以前引文字為輕誣也。而謝氏亦自云：「因折衷四方議論，以為正式。」（註五），其指摘他人之詩病，所以抑人崇己；其高論詩法，所以豎立標準，並自我揄揚，則其求名自譽之意已躍然紙面矣。謝氏之所以撰為「四溟詩話」者，既異於他人；而其詩論如何？聊一探其究竟。

「四溟詩話」一名「詩家直說」，惟今丁福保所輯「續歷代詩話」中「四溟詩話」四卷，前有王漁洋序；而四庫全書所收「詩家直說」僅二卷，彼此相差二卷，未知何故，又清人何文煥云：「四溟詩話真偽參半。」（註六）不知何據，有關板本問題，非本文之目的，當待另文討論。本文僅就「四溟詩話」中關於詩論部份，提出檢討，並以瞭解謝榛之文學思想也。

謝榛之文學觀，歷來有關中國文學批評之書均略有涉及，其中郭紹虞說之較詳。又台大吳宏一教授所著「清代文學淺探」一書，其中第一章，清代文學之背景，亦頗論及謝氏之文學思想。另政大碩士論文有「謝榛之生平及文學觀」一書，龔顯宗著，為研究謝榛之唯一專論。惟該書一味維護謝氏，分析、推理均極薄弱，殆不足觀，然收集資料極為宏富，為其優點。

本文擬就以下五點逐一討論：

- 一、妙悟、養氣、天機
- 二、崇盛唐而柳宋詩
- 三、新詩改罷自長吟
- 四、論作詩之態度
- 五、論作詩之技巧

結語

## 一、妙悟、養氣、天機

大凡瞭解一家之文學思想，不可單就其用語，以定其歸屬，若郭紹虞於其「文學批評史」中，定謝榛為格律派而略偏於靈性說者，（註七）蓋謝氏之論詩多用「妙悟」「養氣」「天機」等語。「妙悟」者源於嚴滄浪以禪喻詩之說；「養氣」則出於孟子修身立誠，以培養道德之勇氣；「天機」則出乎莊子人心配乎天道之說。此三者屬形上者，其大異於格律派之雕琢字句，重視聲律者，固不待言。而郭氏乃惑於謝氏「非養無以發其真，非悟無以入其妙」等語，（註八）遂誤以為謝氏論詩偏於靈性，此其大謬不然者。

蓋謝氏之論詩，極雕飾之能事，論者多有指摘。（註九）而就「四溟詩話」四卷以觀，其於鍊字、造句、聲律、論虛實、論陰陽、論韻脚幾於佔全書之十五六，此其畢生之努力者，亦其詩論之重點所在。茲不贅述，當詳下文第三節。而況其用「妙悟」等語，雖借諸古人，然多不用古人之義，茲舉數條以為證：

1. 詩有造物，一句不工，則一篇不純，造物之妙，悟以得之。（「四溟詩話」以下簡稱「詩話」卷一、二頁）。
2. 有客問曰：……。四溟子曰：「……，請出一字為韻，以試心思，乃得天字。遂成若干句云：兵氣截胡天；鷗號月黑天；長陰夢裏天；斜陽禾黍天；……，此乃因字得句也。夫人妙悟有因，自能作古。然文字起於鳥跡，草書精於舞劍，爾獨不能因人之悟，以開已之悟邪？」客謝而去，顧予笑曰：「子何太泄天機也。」（「詩話」卷四、十一頁）。
3. 詩無神氣，猶繪日月而無光。學李杜者，勿執於字句之間，當率意熟讀，久而得之。此提神攝魄之法也。（「詩話」卷二、六頁）
4. 自古詩人養氣，各有主焉，蘊乎內，著乎外，其隱見異同，人莫之辨也。熟讀初唐盛唐諸家所作，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峰峭壁；……學者能集衆長合一，若易牙以五味調和，則為全味矣。（「詩話」卷三、二頁）
5. 詩有天機，待時而發，觸物而成，雖幽尋苦索，不易得也。如戴石屏「春水渡旁渡；夕陽山外山。」屬對精確，工非一朝。所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詩話」卷二、四頁）

嚴滄浪之謂「妙悟」，乃在詩人心靈之觸發，而前引例一，以能成就「一句之工」為「妙悟」，則此妙悟不同於彼妙悟明矣。又如例二，以一「天」字而造成六十八句，宛然類書。謝氏所示人者，堆垛字句之法，而竟謂之妙悟，至其稱「泄天機」者益發可笑矣。又例三、四之謂「養氣」，無非熟讀一途，此尋常所知，所謂「熟讀三百篇，不會作詩也會吟。」之謂也，又何待謝氏之諄諄教人耶？至例五之謂「天機」與原義稍近，然其思想層次亦未全然相同。

總之，謝氏論詩之用「妙悟」「養氣」「天機」，不過借古人之語，修飾其辭彩，此外別無意義可言。謝氏既借古人語而另出己義，然其內容則卑之無甚高論。

## 二、崇盛唐而抑宋詩

謝氏之論詩本由摸擬入手，故云：「古人作詩，譬諸行長安大道，不由斜狹小徑，則通於四海，略無阻滯。」（註十）又云：「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豈有不法前賢而法同時者。」（註十一）其意在教人取法乎高格調，而其所取法者蓋盛唐之作，故又云：「夫大道乃盛唐諸公所由者，予則曳裾躡履，由乎中正，縱橫古人衆跡之中，及乎成家，如蜂采百花為蜜，其味自別，使人莫之辨也。」（註十二）然詩歌者，在表現詩人之思想與情感。思想與情感，隨人之生活背景，時代環境、人物個性而各自不同。思想與情感不可摸擬，故欲以明代之人而作唐人詩，或以謝榛而作李白之詩、杜甫之詩、王維之詩，其唯一途徑，摸擬作品而已。如謝之云：「熟讀之以奪神氣；歌咏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衰（應作裏）精神。」（註十三）以如此之法，其能達於唐人之高格調否？不免令人懷疑。然此非本文之宗旨，不予討論。以上論調殆明代前後七子所同，非謝氏一家而已。

近體詩之發展，唐代中期達於巔峯，文學史家稱之為「盛唐」。自此以還格調日變，入宋之後東坡、山谷以其高才相與推助，詩風因以大變。前後七子之徒，其推崇盛唐，既如此其甚，遂致視盛唐之外，一切之體為異端，並力加排斥，至如李攀龍之「不以天寶以下之詩，污其毫素。」

謝氏於「四溟詩話」四卷之中，其貶斥宋詩之語，隨處可見，特舉數例以明之，如云：

1. 霏雪錄曰：「唐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詩話」卷一、四頁）。
2. 宋人謂作詩貴先立意，李白斗酒百篇，豈先立許多意思而後措詞哉，蓋意雖筆生，不假布置。（「詩話」卷一、九頁）
3. 瀛奎律髓不可讀，間有宋詩純駁於心，發語或唐或宋，不成一家，終不可治。躡言長語曰：「若讀瀛奎律髓，要人自擇。」（「詩話」卷二、十一頁）
4. 詩不可太切，太切則流於宋矣。（「詩話」卷二、十一頁）
5. 作詩有三等語：堂上語，堂下語，階下語。知此三者，可以言詩矣。……。有學晚唐，再變可躋上乘，學宋者則墮下乘而變之難矣。（「詩話」卷四、五頁）

以上五則指斥宋詩之文字，其中一、三、五未說明理由。要之，宋詩為謝氏之所不喜者，蓋謝氏愛唐詩，而宋詩不似唐詩，故加以指斥。至例二之云「宋人謂作詩貴先立意」，而謝氏則謂「詩有不立意造句」（註十五），此一觀念「四溟詩話」中再四陳說，蓋其詩論之重要一環，亦其排斥宋詩之重要理由，然「不立意」固可寫成好詩，「先立意」何嘗不能作好詩

，有關此一問題，待下文第三節進一步討論。可知「不立意」蓋其個人之偏執，非必如此乃可作詩也。又謝氏每以「太切」為宋詩之病。蓋太切則有違其一貫之主張，如云「作詩不宜逼真」「妙在含糊方見作乎」。（註十六）作詩藝術也，凡藝術品，矇籠固美；寫景鮮明又何嘗不美，謝氏則執於「矇籠」「含糊」，並以攻詰宋詩之「太切」。凡此，皆出乎謝氏一己之主觀，莊子所謂「以指喻指之非指」者，其謝榛之謂乎？

### 三、新詩改罷自長吟

謝氏云：「凡鍊句妙在渾然，一字不工，乃造物不完，愚論已詳首卷。」（註十七）又云：「詩有不立意造句，以興為主，漫然成篇，此詩之入化也。」（註十八）類此之說，詩話中隨處可見。可知，謝氏之於作詩，首重者造句；先有好句，然後隨興而往，敷衍成篇，此其作詩不易之法門也。

以其特求一字之工，一句之巧，故而詩話中可見其於造句鍊字用力特甚，至如整理比對前人詩句、刪改他人詩句，襲古句而翻新，以至如何實虛相配，如何抑揚相濟，如何平仄求工。凡此詩話中幾於十之五六，特舉二例以為證明：

1. 詩有簡而妙者，若別禎「仰視白日光，皎皎高且懸。」不如傅玄「日月光太清。」……（凡二十一例，下略，見「詩話」卷二、一頁）
2. 凡襲古人句，不能翻意新奇，造句簡妙，乃有愧古人矣，謝莊月賦：「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蓋出自屈平「洞庭波兮木葉下。」譬以石家鐵如意，改製細巧之狀，此非古良冶乎也。……。（「詩話」卷三、二頁）

至謝氏之善鍼人詩病，可謂名噪一時。蓋其主張，作詩要不厭改，（註十九）積習之下，且改時人之詩，改宋人之詩，甚至改唐人之詩。有關紀錄詩話中俯拾皆是。而彼亦以能鍼人詩病而沾沾自得，如云：

予初秋遊都下葦園，暮歸值雨，遂留殷大史正夫書齋。秉燭獨酌。正夫曰：「聞子能鍼唐詩病，勿秘其法。」因檢宋之間宴山亭詩：「攀巖踐苔易，迷路出花難。」不及駱賓五詠雁「帶月凌空易，迷烟逗浦難。」……。（「詩話」卷三、十六頁）

其所據以刪改者，無非求字句之工巧，聲調之和諧，然改之太過，指摘太嚴，則未免乎餽釘之譏。（註二十）甚有求其一句之巧，而不顧全篇大義者。如「四庫提要」之云：

如謂杜牧開元寺小閣詩「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台一笛風。」句不工。改為「深秋簾幙千家月，靜夜樓台一笛風。」……。而就句改句，不顧全詩，古來有是詩法乎。（註二十一）

此正亦王漁洋論詩絕句所譏「因何點竄澄江鍊，笑殺談詩謝茂秦。」可知謝氏改詩積習之重。其所以如此，殆由於過分自信，至他人之作皆不可當其意。雖古人論詩亦多有自以為是者，然

積習之深少有謝榛之比，其所以如此者，固非一端，然其太過於自信外，特重鍊字、鍊句而忽視全篇大義，自爲重要因素。作詩而求字句之完全故爲良好之態度，但若太過專注於字句，而至只見毫末不見薪輿，則不足爲訓矣。乃至只見人短，而不見己失，則又等而下之。謝氏論詩之遭人物議者，殆此也。

#### 四、作詩之態度

謝氏論作詩之基本態度有三：詩不厭改與服善其一，作詩不先立意其二，隨興成篇其三。有關改詩，已詳前文第三節，然改之太過，指摘太嚴，時人多有不服者，如云「都下一詩友過余言詩，了不服善。」（註二十二）又其密友盧梅，亦不服其改詩，（註二十三）至有王世貞之譏爲「設饌非奇，而餽釘不苟。」（註二十四）以此，謝氏於詩話中每勸人以「服善」，如云：

1. 古人之作，必正定而後出，若丁敬禮之服曹子建，袁宏之服王洵，王洵之服王誕，張融之服徐覬之，薛道衡之服高構，隋文帝之服庾自直，古人服善如此。（「詩話」卷二、四頁）
2. 作詩勿自滿，若識者詆訶則易之。雖盛唐名家，亦有可議罅隙，所謂瑜不掩瑕也。已成家數，有疵易露，家數未成，有疵難評。（「詩話」卷二、四頁）

作詩而自滿，難免篇中罅隙可議之處，而至瑜不掩瑕，致不能入乎天下百世之目。故謝氏又云：

作詩能不自滿，此大雅之胚也。雖躋上乘，得正法眼評之尤妙，勤以進之，苦以精之，謙以全之，能入乎天下之目，則百世之目可知。（「詩話」卷三、十三頁）

可知「服善」乃謝氏之諄諄教人者。道理亦確乎如其所言，惟重要在誰可當天下之「正法眼」而無愧，雖謝氏隱然有「正法眼」自居之慨，然未必人能服之。蓋詩也者文字之藝術也，凡藝術之鑑賞，各有角度，各有愛惡，各有主觀之成分在；既各有角度、各有愛惡，誰能服我，我亦何能服人，此不免乎爭議者也。

至若「不先立意」與乎「隨興成篇」，依詩話之義，殆爲一體之兩面。如云：

1. 詩有不立意造句，以興爲主，漫然成篇，此詩之入化也。（「詩話」卷一、十二頁）
2. 宋人謂作詩貴先立意，李白斗酒百篇，豈先立許多意思，而後措詞哉，蓋益隨筆生，不假布置。（「詩話」卷一、九頁）

謝氏之所謂「不先立意」者，乃謂不預作內容之安排，不先作布局之措施，隨興敷演而成爲一篇，然論者以爲「意隨筆生，不假布置」之法，於寫作吟風弄月之作，生活遣興之詩，固無不可。若夫動天地，感鬼神之皇皇鉅作，豈可不先立意。（註二十五）

## 五、作詩之法

詩話者，其特點在隨意談說。興之所至，凡有關詩者不慮其爲人、物、作品、生活紀事、掌故、詩評、詩法，一概可入於詩話中。又其敘寫之方式，往往一觸即止，難見其底蘊，或語意晦隱，不明其真意，又或論某問題，只及一端，難得周衍。故吾人之欲由一部詩話中，董理出作者之理論體系，其難有如登天，謝氏之撰「四溟詩話」四卷亦如之，其中論詩法者，語多而零碎，一言半辭，殊難尋其層次，而歡其系統也。茲舉數條，略事陳說如左：

### A. 二法：

1. 奪神攝魄法：此法之目的在襲古人之神氣。其方法則率意熟讀古人之作，（「詩話」卷二、六頁）
2. 縮銀之法：目的在襲古人之意，而造爲新句，如云：「成臬五傳易及子玄易問作詩有縮銀法，何如？予因舉李建勳詩，「未有一夜夢，不歸千里家。」此聯字繁辭拙，能爲一句，即縮銀法也。」（「詩話」卷三、十四頁）

### B. 用事：

凡用事，當用隋唐以上之事；以下則不可輕用。如云：「趙子昂曰：「作詩但用隋唐以下故事，便不古也。當以隋唐以上爲主。」此論執矣。」（「詩話」卷二、十二頁）

### C. 襲句：凡襲古人之句，當翻意新奇，造語簡妙。（「詩話」卷三、二頁）

### D. 起結：

起句當響亮，結句當清澈而有餘音，如云：「凡起句當如爆竹，聚響易徹；結句當如撞鐘，清音有餘。」（「詩話」卷一、十二頁）。又排律之結句，不宜對偶，否則便覺未結束之感。（「詩話」卷二、十頁）

### E. 長篇之法：

云：「長篇之法，如波濤初作，一層緊於一層。」（「詩話」卷一、十頁）

### F. 作詩之忌

1. 忌偏執，蓋偏執則失詩人優柔之旨。（註二十六）
2. 比喻不可多，嗟怨不宜頻，稱譽不可過當，模擬不可太甚，愁苦不可過甚，歡喜不可過甚。（註二十七）

比外，關於鍊字鍊句已詳第三節，又有關對仗、平仄、押韻、虛實，意思均模糊，不予倫列。凡以上諸說駁雜而難觀其系統，惟謝氏一生以詩名家，所述諸端蓋亦其經驗之談，應足爲後學者作詩之參攷也。

## 結 語

「四溟詩話」四卷之詩論，以改詩、鍊句爲其主要內容，此一方面，謝氏自有其功力與成就，惟若指摘太嚴，則不免乎「見人之短，不見人長」之譏，甚而以能改詩而自炫，則尤令人生厭。至其所謂「妙悟」「養氣」，借古人之語，而不用古人之義，不免乎掛羊頭賣狗肉之嫌。乃至自云李杜託夢，勉以齊名云云，其猖狂無狀，特引人反感。王世貞之詆以「何不以溺自照」（註二十八）者，非由此乎？

另詩話中多有作詩技巧之紀述，凡此，皆謝氏一生創作之經驗談，自有其參攷之價值，惟語多細碎片斷，不易觀其體系，此各家詩話之通病，非「四溟詩話」而然也。

綜之，謝榛之論詩，極細碎鉅釘之能事。既鉅釘則作詩有如文字之遊戲，如此，則詩之紀人倫、陳大義、動天地感鬼神者，蕩然泯失矣。詩既淪爲文人之玩物，何勞乎謝氏之苦心營旨，畢生從事耶？關於謝氏之詩論，時人或後代如王世貞、王士禎、何文煥、吳喬、錢謙益等諸人，於所著詩話中或其他文學論著中多有引述，或加以評論，然佳評絕少，相譏者多，亦可見歷史之公論也。惟近有龔顯宗者著「謝茂秦之生平及文學觀」一書，一味揄揚，然該書推理極欠缺，難爲確論。

## 附 註

- 註一：白話文學史。  
 註二：六一詩話卷一、一頁。  
 註三：四溟詩話卷三、十三頁。  
 註四：四庫提要卷一九七，別集五十。  
 註五：四溟詩話卷三、四頁。  
 註六：歷代詩話凡例。  
 註七：文學批評史下卷二〇〇頁。  
 註八：四溟詩話卷一、三頁。  
 註九：藝苑卮言卷五、十頁。  
 註十：四溟詩話卷二、五頁。  
 註十一：四溟詩話卷一、一頁。  
 註十二：四溟詩話卷三、五頁。  
 註十三：四溟詩話卷三、九頁。  
 註十四：轉引自文學批評史下卷二〇一頁。  
 註十五：四溟詩話卷一、十二頁。  
 註十六：均見四溟詩話卷三、五頁。  
 註十七：四溟詩話卷四、十四頁。



- 註十八：四溟詩話卷一、十一頁。  
註十九：四溟詩話卷二、四頁。  
註二十：同註九。  
註二十一：同註四。  
註二十二：四溟詩話卷三、三頁。  
註二十三：四溟詩話卷三、九頁。  
註二十四：藝苑卮言卷五、四頁。  
註二十五：同註四。  
註二十六：四溟詩話卷四、十四頁。  
註二十七：四溟詩話卷四、八頁。  
註二十八：藝苑卮言卷七、七頁。

參攷書目：

1. 四溟詩話四卷 謝榛
2. 中國文學批評史 郭紹虞
3. 四庫提要
4. 清代詩學初探 吳宏一
5. 歷代詩集傳 錢謙益
6. 藝苑卮言八卷 王世貞
7. 國雅品 顧起綸
8. 薑齊詩話 王天之
9. 師友詩傳錄 王士禛
10. 師友詩傳續錄 王士禛
11. 漁洋詩話 王士禛

